2 V
B985.2
C473e

# 朱子年譜附録卷之三

宋史道學本傳

朱吉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
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
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
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
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
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

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illegible]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illegible]安簿選邑務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illegible]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

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筭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

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illegible]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illegible]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

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illegible]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

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
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
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
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上部侍郎胡
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
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由前命
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

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
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
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
衍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
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讒毁乃因熹再辭即從
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
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
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

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刮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
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
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
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
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爻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
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

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
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
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
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暱之鄙態下則招集天
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
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
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籍所
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

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淛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

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巳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巳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君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

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喜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

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搜得其贓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
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
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
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
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
尺寸之效可以仰酧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
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
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

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
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
之寄寵寀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
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
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
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
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淛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

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

宮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前後左右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當往者淵覿



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

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



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遷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

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
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
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
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
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
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
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

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
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
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
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
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
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
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
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

久矣而淛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盖不知

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

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奪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

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宫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

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
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
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
忘親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
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
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
拜命會趙彥逾按覘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
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吏
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
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
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内則名體不正而疑
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
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
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
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
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

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凡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冤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田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

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懽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君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劇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止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



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遣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

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穆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況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

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黄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及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脩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

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
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
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
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
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
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
辯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
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
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
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
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
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
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
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
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

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



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懺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

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